

## 江戸女性诗人诗作中的“酒”与“醉”

——以原采苹、江马细香为中心

(日本語訳：江戸女性漢詩人の作品における「酒」と「酔」-原采蘋・江馬細香を中心に-)

柯 明\*

### 前言

酒，在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上一直是经久不衰的题材。现代的女性们很享受喝酒的乐趣，而在古代又是如何呢？历史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禁止或限制女性饮酒的社会性规范，但仍出现了将酒作为文学题材进行创作的女诗人。尤其在江户时代的汉诗人群体中，由于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中饮酒诗的影响，诗歌中的“酒”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涵义。女性汉诗人们也不例外，然而她们对酒的文学书写并未受到研究的重视。

本文着重选取原采苹和江马细香的汉诗作品，聚焦她们笔下对“酒”与“醉”的描写，借此还原江户时代女性诗人更为真实的生活面貌与文学特色。

### I. 汉诗中的酒

首先，需要对汉诗中的饮酒诗传统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漫长的历史中，诗与酒结下了难解之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里，与酒相关的风雅传统不可胜数。在古老的《诗经》中，即可读到赞颂酒之诗篇，例如描绘宴会上的飨乐之酒的“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大雅·鹿鸣》），除此之外，写酒的诗共达到了四十多篇。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之后，酒则更多地出现在个人的文学领域之中。三国时曹操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描绘魏晋名士风雅生活的《世说新语》中有54处写到酒，当中以《任诞》篇为最多。其中有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皆善饮，他们肆意酣饮，或借酒遁世避祸，或借酒挑战名教权威，各自表现出不同的酒量与性格。例如晋代刘伶在《酒德颂》中自称：“天生

---

\* 文学博士，关西学院大学中文常勤讲师。

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晋书》中记载阮籍一口气“饮酒二斗”，并且“醉六十日”。而王绩在《醉后》诗中写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后句中的陶渊明被称为“篇篇有酒”（梁代萧统《陶渊明集序》）的诗人，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饮酒诗这一题材。

到了唐代，既是诗仙又是酒仙的李白、自号“醉吟先生”并写下《酒功赞》的白居易，乃至之后宋代的苏轼等等都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爱酒之人。可以说，酒是文人墨客起兴之友、寄情之侣，是文学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酒也常常出现在通俗文学之中。关于其功用，有学者分别将《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中的酒称作“淫乐的媒介”、“雅趣之乐”和“文人浇愁解恨、暂时解脱的工具”<sup>1)</sup>。胡晓真在《酗酒、疯癫与独身——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极端女性人物》一文中，亦把中国饮酒文化中酒的作用大致分为“成礼”、“为乐”、“助兴”、“解愁”以及“文学刺激”这几种。不过她同时也指出：“无论是历史上的妇德论述，或者现代学者对妇女生活史的研究，都很少论及妇女与饮酒的关系”<sup>2)</sup>。仅仅在一些女教类书籍中，偶尔能看到关于妇女饮酒的讨论，但也基本规定妇女饮酒需要有节制、知礼数，尤其在公众场合，切不可癫狂失仪。

总体而言，较之男性诗人，酒与女性诗人的关联性似乎并未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这不代表着女性诗人与酒的隔绝。在古代的中国，酒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礼·天官》中记载：“女酒三十人。”女酒，即掌管造酒业的女人。相传中国最早的酿酒人仪狄便是女性，早于杜康。汉代是中国酒和酒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这一时期对女性饮酒的记载尚且局限于上层的贵族女性。除了饮酒，汉代的女性也积极参与到酿酒和卖酒的活动，例如“文君当垆”的卓文君。到了唐代，妇女的独立性和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对女性饮酒较为宽容。据舒红霞统计，唐之前女性文学中有关酒的描写仅有5首，唐代则上升到了15首<sup>3)</sup>。不过，尽管唐代思想较为开放，女性文学中关于酒意象的描写仍是有限的，远远少于男性诗人作品中对于女性饮酒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女性与酒更多的是作为男性的消费品与玩赏对象出现。

宋代被认为是女性酒文化的高潮。舒红霞认为：“酒已成为女性生活中普通的饮料，也成为女性文学普遍运用之意象”<sup>4)</sup>。这当中尤其以著名词人李清照的词作最为突出。在她留下的43首词作中，提到饮酒、醉酒的就有24首。其涉酒诗词数量之多、内容涉及之广，在古代女性诗人之中堪称独一无二。除此之外，朱淑真的词作中也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sup>5)</sup>。目前，关注宋代女性的酒文化、

1) 李裴《文学与酒文化——〈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饮酒艺术表现及文化哲学含蕴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64页—69页。

2)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8期，2006年，52页。

3) 舒红霞《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唐都学刊》第20卷第3期，2004年5月，81页。

4) 同前注，82页。据其统计，宋代女性作品中有关酒意象的诗词有110首，是此前的5.5倍，写酒意象的女作家有35位，是此前的4倍。

5) 朱淑真的26首词作中，有8首提到了酒。

文学中的酒意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sup>6)</sup>。

对于宋代女性文学而言，比起助长诗兴，增添风雅，饮酒的作用更多地在于抒发日常的闲情逸致与愁情。然而，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女性个人生存的自由空间在礼教的高压之下大为缩小。女性饮酒也受到了较为严格的规制，诗歌作品中有关酒的描写相当有限。仅仅在世情类小说这样的叙事文学里，能看到较多的女性日常饮酒的描写，场面也大多集中出现在诗社活动或家庭宴饮之中。

日本由于独特的文化原因，在汉诗的创作上本身就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性别性。在被视为“男性文学”的汉诗的世界，女性汉诗人的数量远远不及男性，而从文学角度专门对女性的汉诗展开的研究还很不足。至于女性汉诗人笔下的酒，也还没有出现具有针对性的考察和研究。

实际上江户时代以前的古代和中世，女性饮酒甚至嗜酒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其中又多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在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就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例如镰仓时期的绘卷《绘师草纸（絵師草紙）》中描绘了京都画师家中举办的宴会：男女同席，榻榻米的主座上坐着的老年女性正用一只大酒杯喝酒，并将杯子依次传递下去。在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日记《竹向画记（竹むきが記）》中，也有步入中年的作者日野名子与老妇人（伯母）静静喝酒交谈的场面<sup>7)</sup>，展现出优美风雅的氛围。

在江户时代，著名汉诗人赖山阳也以好酒闻名，有着“山阳爱酒如妻，惜酒如金<sup>8)</sup>”的评价。其母赖静子喜作和歌与汉诗，在生活中也嗜好酒。赖山阳是当时江户诗坛的中心人物，原采苹与江马细香这两位代表性的女性汉诗人都曾接受过他的指导。在整理她们的诗歌作品时，会发现作品中不乏酒的存在，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尚且不足。那么，她们的文学与酒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 II. “酒豪”原采苹的饮酒诗

原采苹（1798～1859），名猷，是筑前秋月藩的儒者原古处的长女。她自幼开始接受汉诗文的教育，立誓成为扬名天下的汉诗人，于二十八岁时只身离开

6) 关于宋代女性饮酒文学的研究，可以参见孙睿迪《宋代女性涉酒词中酒意象内涵研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0月）、《从宋代女性词中的“酒”意象看女性命运的悲剧性》（《青年文学家》，2012年5月）、张漪《浅谈宋代女性文学中酒意象的审美文化阐释》（《剑南文学》，2012年5月）、张明雪《宋代女性词人酒意象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徐燕婷《宋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消费导刊》，2008年9月）等论文。

7) 原文如下：“無量光院の花、いみじう盛りなれば、……御酒すすめつつ眺めくらしたるに……（拙译：无量光院的花，若是开到极盛时……就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吧……）”。本文所引日语文献如无特别注明，皆为笔者翻译。

8) 松村操编《山陽言行録・象山言行録》兔屋诚出版，1882年。25页有“仲達曰ク山陽酒ヲ愛スルコト妻ノ如ク酒ヲ惜ムコト金ノ如シ我ヲシテ慨然分送シ覺エズ尽ク所藏ヲ傾ケシムトト夜快語”的记载。

故里，前往江户。后又受到父亲遗训“不许无名入故城”的影响，此后几次踏上旅程，在异乡与众多名士交游，在游历中度过了一生。在她留下的700余首诗作中，500余首都是在旅途之中所作。

关于江户时期的女性汉诗人，乔玉钰在《论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中国文学的因革——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例》一文中，认为“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人中成就最著者，当推江马细香与梁川红兰”<sup>9)</sup>。但笔者认为原采苹的文学成就是远远被低估的。与同时代的女性汉诗人相比，采苹的行动范围广泛得多，其诗风也不同于闺阁诗人所特有的纤细风格，更近乎男性诗人。行旅之中，她身着男装、带刀行走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时代显得极为独特，在同时期的女性中也被评价为破天荒的“豪放磊落”的性格。

## 1. 原采苹与酒

采苹早年曾与父亲一同于日田访问汉诗人广濑淡窗（1782~1857）。淡窗在日记中留下了当时对青年采苹的第一印象：“其行事磊磊落落，不异男子，又能豪饮”<sup>10)</sup>。这份评价与赖山阳之语“何图纤纤玉指，具此腾龙之力”<sup>11)</sup>类似，皆显示出青年时代的采苹无论从人物形象、性格还是诗风，都跳出了一般闺阁诗人常见的藩篱。

采苹好酒，这一点在相关研究中已有叙及。例如春山育次郎的《增訂原采蘋伝》中，称采苹少壮时即如解诗一般“解饮”，有着一日三饮不厌，斗酒亦不辞的气概<sup>12)</sup>。小谷喜久江在《女性漢詩人原采蘋 詩と生涯：孝と自我の狭間で》中指出，采苹酒量很大，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翌日睡上一整天的情形也时有出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父亲去世后她写下的东游记录《東遊日記》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sup>13)</sup>。

在这里且以《呼酒》一诗为例，看一看采苹在饮酒时的状态与魄力。

酒唯人一口，戸钱不须多。诗思有时渴，呼杯醉里哦<sup>14)</sup>。

诗题“呼酒”颇有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气势。酒作为唤醒和助长

9)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15年，16页。

10) 日田郡教育会编《増補 廣瀬淡窓全集 上巻》卷二十，思文阁出版，1971年。原文如下：“采蘋時ニ歳二十三ナナルヘシ。幼ヨリ讀書文藝ヲ學ヒ。尤詩ニ長セリ。其行事磊々落落トシテ。男子ニ異ナラス。又能ク豪飲セリ。”

11) 此为赖山阳附于采苹诗后的点评。他称赞采苹在当时男性诗人普遍推崇女性应当创作偏女性的诗这种风气之中，独具腾龙飞天之力，诗风雄伟大气，更对其将来的发展有所期望。

12) 春山育次郎著、德田武增订《増訂 原采蘋伝》，コプレス，2013年，23页。

13) 小谷喜久江《女性漢詩人原采蘋 詩と生涯：孝と自我の狭間で》，笠间书院，2017年，304页。

14) 本文所引的原采苹诗作主要依据关仪一郎所编《采蘋詩集》(《日本儒林叢書》第13卷)，诗集中未收录的诗作则参考小谷喜久江《女性漢詩人原采蘋 詩と生涯：孝と自我の狭間で》中的翻刻资料。

“诗思”之物，无需高价。乘着醉兴即能随口吟咏，出口成章。胡晓真在评价中国女性作家的饮酒书写时指出：“这些具体描写饮酒经验的女作家似乎常具有中性气质，也以某种方式复制传统上被视为男性的行为”<sup>15)</sup>。这一点在原采苹身上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

作为一位行旅诗人，留别、离别、送别类型的诗歌在采苹的诗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sup>16)</sup>。另外她在各地与文人墨客交游，参加宴会、互相唱酬，这样的经历也让诗歌中的空间呈现出很强的移动性。在以上这两类诗歌当中，酒描写也频频出现。

在前一类的离别、留别诗中，酒往往是作为烘托离忧的形象存在。例如，“客久他乡似出乡，高楼置酒把离觞”（《留别》），这首诗是写给备中宫内真野竹堂翁的。诗句中“离觞”的意象凝缩了她倍感不舍的心情：身在异乡本为异客，而由于受到主人的殷勤招待，离别时反而像是在告别故乡。又如“不言花溅泪，满酌酒频持”（《留别》），上句化用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表达别离之悲凉，“满酌”一语更寄托了对友人深沉的情感。

至于后者，或是旅行中作于酒席间的唱酬类诗歌，或想象与朋友相聚、举杯对饮的场景，则多用“朋尊/樽”之语，如“何当俱载朋樽酒，饱领凉风弄钓船”（《梅雨怀人》）、“两岸烟花迎且送，朋尊清酒对相酬”（《春泛》）。朋樽即两樽，语本《诗·豳风·七月》中的“朋酒斯飧”，毛传注“两樽曰朋”。用在诗歌当中，正是描绘泛舟水上、席间欢快畅饮的场面，类似的场景还有《山水》中的“镜面山光碎，渔舟载酒来”。除此之外，在采苹的诗作中也能见到一些较为传统的登高饮酒类题材。

## 2. “醉”的情绪与内涵

在采苹的诗作中，“醉”的场面与旅情相关联的诗例占比最多，根据情绪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以醉写“愁”，例如“心如醉满目，山河不耐愁”（《金陵怀古·分韵》），“愁心总如醉，有似送情人”（《惜花三首 其三》），以及文政十年（1827年）正月元旦，她在照顾病中的父亲时所作的诗：“身侍病床愁似醉，东风随例到轩前”，还有“此来止饮空如醉，百计无媒嫁客愁”（《谢化蝶道人》），皆是以“如醉”、“似醉”来比拟心中的愁苦、茫然无依的感情。而《飓风》中“远客愁如醉，居人惯不疑”一句，表面看与以上诗例类似，实为更为特殊的用法：描写船只受到飓风影响摇晃不止，“如醉”实则是描写旅途中晕船的异样感受。

另一种诗的类型，则是表达在观光、游玩的旅途之中感受到的欢乐“酣”畅的情绪。例如《游归鸿亭》中的“乘酣曳藜杖，探蕈入云松”，描写的正是手拄藜杖、登山游玩的场景。《游归鸿亭》是一组五言律诗组诗，全诗共十四首，

15)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8期，56页。

16) 参见拙文《原采蘋の『采蘋詩集』における植物描写から見る遊歴の感覚》，《江戸風雅》第十四号，2016年10月，44页。

首尾相接，一气呵成，且诗中多次出现“酒”，对酒与醉的描写有着多样化的呈现，是采苹酒诗中非常典型的作品，因此本文将在此着重进行考察。

高亭多应接，况复际秋冬。目断冥鸿外，天涯何处峰。乘酣曳黎杖，探萼入云松。采采盈轻笼，西山爱日春。

又（以下十三首）

（前三首略）

野火烧榛莽，新营水石居。引宾落成后，漉酒酸醅初。出岫云舒卷，收禾野静虚。把杯同一醉，长啸步前除。

前除佳暮景，山水宛如图。落日异阴映，遥峰半有无。诗应待神助，醉是倩人扶。百岁当酣畅，樗才何所须。

所须在酣畅，酣畅乃新题。古木寒鸦集，空山夕日低。春歌暮烟外，牧笛断桥西。为乐常难得，时过将噬脐。

噬脐更何及，把酒慰襟怀。树杪潭光白，樽前山色佳。风烟适心意，土木委形骸。停得芳辰色，黄花映小斋。

黄花停色处，似劝故人杯。幸使赏心会，何无笑口开。虽非金谷罚，已倒玉山来。猿啸溪云白，霜枫夕照催。

霜枫然若锦，因忆昨游辰。联步飞花下，俱酣啼鸟春。风光忽虽变，萍迹却相亲。不意同盟社，归鸿又已宾。

鸿宾知几日，坠叶乱纷纷。敬爱能留客，风流谁似君。双桥横白水，四野卷黄云。此际多真趣，樵歌幽谷闻。

樵歌人去后，桑柘渐黄昏。鸟宿洲前荻，烟横竹里村。得诗题落叶，煎茗汲清源。更迓南轩月，还呼北海樽。

北海樽常满，南轩月欲圆。关山笛里曲，流水弦中弹。霜白知人定，泉鸣属夜阑。飘飘醒复醉，归路颍川寒。

既醉御寒酒，飘如梦里还。三人月与影，五老矾将湾。瘦石妨吟步，凉风吹醉颜。回首猿啸处，玉兔没云间。

十三首当中，除去前三首与第十首，其余的诗中都有关于酒的描写。例如“酣”，即有“百岁当酣畅”、“所须在酣畅”、“酣畅乃新题”等语，或是受到了李白“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荅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影响。而“倩人扶”、“故人杯”也是在唐代诗歌里集中出现的诗语。例如杜甫即有“卜居期静处，会有故人杯”（《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两篇·其一》）、“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昔游》）等句，而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中也有“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的用例。最后一首诗作中的“三人月与影”之语，明显是吸收了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而出。

在这组诗中，采苹也灵活运用了各种关于酒的典故。例如“虽非金谷罚，已倒玉山来”一句中，“金谷罚”即赋诗不能或不成则罚酒三杯，语源西晋富

豪、文学家石崇的《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而“玉山倒”则用以形容人酒醉欲倒之态，语源嵇康酒醉之态：“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另外，还有形容主人好客、款待宾朋的“北海樽”，此典故源于东汉末年的孔融，他因曾在青州北海郡为相而被称为“孔北海”，生性十分好客，辞职闲居时仍旧宾客满门，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他常叹道：“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如上所述，《游归鸿亭》这组诗本是以行旅、游历为主题，但多处运用与酒相关的描写和典故，烘托出豪放潇洒、似幻似真的气氛。并且在诗歌形式上，巧妙地运用首尾相衔的手法，形成回环往复、韵味无穷的意境。

### 3. 酒所反映的个人特质

在采苹的一些作品当中，酒作为核心的要素，凸显出她的个性与文学特质。首先，酒与她的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河山钟秀诗情健，尊酒添狂笔力扛”（《失题》），河山之美激荡着诗情，而樽酒添狂，更助长了挥洒文笔的潇洒自如。一个“狂”字，彰显出采苹极为鲜明的个人气质。

关于诗歌中的“狂”，八木章好曾作出统计，指出一直到盛唐时期，李白和杜甫的诗中才开始大量使用“狂”这一表达，且不少是用来自称，自此之后“狂”才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诗语，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的影响<sup>17)</sup>。李白诗中的“我本楚狂人”、“狂歌”、“清狂”等等，都彰显出其浪漫恣肆、潇洒飘逸的性格特征。李白对原采苹产生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论及<sup>18)</sup>。而此诗将诗、酒、狂并列相称，可以推断应该是受到了李白的影响。以“狂”来自称自己的文学，如此豪放之言，在当时的女性诗人之中可谓是独树一帜。

另外，在《七夕·又一首》的“吾亦星楼年乞巧，不负风流诗酒约。斟酒谈诗颜始酡，纤月斜钩水晶箔”中，“诗酒约”和“斟酒谈诗”将诗与酒绑定，进一步凸显了“酒”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而《十一月初四风雨访景山氏》中的“飘然踪迹兴何孤，不是诗盟是酒徒”，甚至将酒的地位置于“诗盟”之上。当然，这恐怕并非采苹真实的意思，这一句更多的是在表达通过结交诗友（“吟侣”），借畅谈与畅饮，来排解自己漂泊生涯中的无奈与寂寥（“家在西天天尽处，身游东海海穷隅”）。

在贯穿一生的旅途中，原采苹时刻感受到浓厚的客寓意识。除了将自己视为一个旅人，一个异乡之“客”以外，她也在一些诗作中借「酒」来概括自己的生涯：

一囊行李淡生涯，琴酒相随任所之。今日醒须明日解，新年会自旧年期。  
菲才慙我陪吟坐，新句债谁裁好诗。春暖渭溪毛渐长，殷勤摘取侑金卮。

17) 八木章好《「楚狂」と「狂夫」：李白と杜甫の「狂」について》，《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2008年，154页。

18) 福岛理子《江戸詩選〈3〉女流》岩波书店，1995年，327页。小谷喜久江的《女性漢詩人原采蘋 詩と生涯：孝と自我の狭間で》中也有论及。

## 《游松屋鸡头树园》

“淡生涯”，意即不趋慕功名利禄的淡泊生活。此语也曾出现在采苹《东里草堂小集得霞字》一诗中：“看破人间世上华，荆钗蓬鬓淡生涯。”这一诗语于宋代开始广泛使用，尤其在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诗里最为多见，例如“渐近重阳天气嘉，数椽茆屋淡生涯”（《数日秋气已深清坐无酒戏题长句》）、“身似庞翁不出家，一窗自了淡生涯”（《秋思四首·其三》）、“药炉茶灶淡生涯，听雨犹能惜物华”（《春雨三首·其二》）等等<sup>19</sup>。如前所述，先行研究中常提及采苹受父亲原古处的影响，喜爱并模仿李白，但对于她受到中国其他诗人影响进行考察的研究尚且不足。笔者曾以“两断蓬”<sup>20</sup>的比喻为切入点，考证了采苹对陆游诗的学习和接受。此处的“淡生涯”一语亦可作为佐证。

在《游松屋鸡头树园》中，“琴酒”当指宴会酬唱中的音乐与酒，泛指文人之乐。“今日醒须明日解”则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唐代诗人罗隐《自遣》）的洒脱大气。末尾又写道，以春溪边的野菜相佐，向友人劝酒助兴，这一场景可以说是她对自身游历与交游生活的一个概括。

除了“淡生涯”之外，采苹有时还以“自由身”自称。以下两首诗歌同样贯穿了诗酒与离别，表现出异乡为客的羁旅之情。

江湖汗漫自由身，诗酒相忘情更亲。天地与吾齐逆旅，他乡何事恨离人。  
（下略）

《赠琴岭》

平生畏酒若畏鸩，如此江山何不饮。罢女无家还自由，嘲风吟月是吾任。  
《失题》

《失题》一诗采用反讽的口吻，竟称自己平生“畏酒”，好比畏惧有毒的鸩酒一般。之后话锋一转，面对如此大好江山，则不得不饮个痛快。后半段则称自己为无行的“罢女”，将自己的处境故作洒脱地称为“无家还自由”，而把自己的诗歌创作轻描淡写地称作“嘲风吟月”。然而，在此诗的又一首中，其实能更为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场景：“高楼把酒放吟眸，雨后青山翠欲流。”高楼把酒、青山苍翠，优美的自然风景撩拨着诗人的吟心。

在他人的眼中，采苹的诗与酒令她展现出女中豪杰的风采。例如，东里澄所作《采苹女史见示某人之诗 席间次韵却寄》：

19) 据笔者统计，“淡生涯”的诗例还有如：“老我一官真漫浪，会来分子淡生涯”（《青羊宫小饮赠道士》）、“残药渐离愁境界，乱书重理淡生涯”（《病中杂咏十首·其六》）、“冷淡生涯元不恶，却嫌歌吹合江园”（《城南寻梅得绝句四首·其三》）、“置酒何由办咄嗟，清言深愧淡生涯”（《秋晚杂兴十二首·其五》），共计7首之多。

20) 参看拙文《原采蘋の『采蘋詩集』における植物描写から見る遊歴の感覺》，《江戸風雅》第十四号，2016年10月，45页。



他席逢秋已是三，客边辛苦或能谙。登楼作赋心如火，陟屺思人味不甘。  
把酒豪谈尘外女，挥毫羞死世间男。百川原自朝东海，钦尔才名动斗南。

东里澄即渡边东里，是长州藩支藩、清末藩儒官，与赖山阳有过交往，和采苹在江户也有过密切的交游。他与广濑旭庄相熟，熟知苹的文学才能，而对于她痛饮豪谈、超然物外的姿态更是赞叹有加。在诗中，他称赞采苹无论于酒于诗，都达到了让世间男儿羞愧的地步。

大沼枕山（1818~1891）在《赠原氏采苹》一诗中亦描绘了类似的场景。此诗作于嘉永元年（1848年），采苹在江户得知母亲患病的消息，毅然决定返乡。与采苹关系很好的枕山为她召开了送别会，并在席上作了这首送别诗，以“丈夫之胆丈夫姿”、“手理行篋望天涯”等语，生动记述了采苹江户二十年生活的情景。末尾两句写得尤其精彩：“满楼人士齐张阵，诗城酒垒酣战时。原氏大呼众解甲，无复一个是男儿。”在诗城酒垒的酣战之中，面对满堂男子，采苹毫不怯场，甚至令在场的男子一个个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一个女诗人豪饮时的豪放形象跃然纸上。

### III. 江马细香的饮酒诗

江马细香是与原采苹同时代的汉诗人、画家。美浓（今岐阜县）大垣藩兰医江马兰斋（1747~1838）长女，幼名多保，又名袅，字细香，号湘梦，别号绿玉、箕山，是赖山阳女弟子，有《湘梦诗草》四卷、《湘梦遗稿》等作品传世，擅长画墨竹。诗风纤细浓艳，具有女性化风格<sup>21)</sup>。

#### 1. 细香的酒诗

笔者曾在《原采蘋の節日詩における時間描写》一文中论及细香的诗作，指出整体上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属于其文学创作的特色之一<sup>22)</sup>。而在涉及酒的诗歌中，也能看到同样的倾向：酒的描写常在春日赏花或是在中秋赏月小酌时出现，有时虽是偶然的独酌，也常常与周遭的景物相映成趣，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感。可以说，酒是作为烘托当时氛围的一个要素来使用，以呈现出与四时变换相衬的情致。例如《己亥开春》中的“团栾举酒对瓶梅，甲子又逢新岁开”，描写了家人团圆、举杯迎接新春的和煦场景。

细香的诗作中与中秋相关的不少，当中也多出现酒的描写。例如《柳溪居士见示中秋后二日舟行赏月诗次韵却寄聊述羨想·其三》中的“新愁旧感夜沉沉，有酒今宵不可斟”，《甲午中秋有怀昨游》中的“强呼杯酒手亲倾，懒见嫦娥万里明”，以及下面这首《戊戌秋日作（时余丁外忧故句及之）》：

21) 参见揖斐高的评价（富士川英郎《江戸後期の詩人たち》，筑摩书房，1973年）。

22) 《中国詩文論叢》第四十集，2021年12月，204-205页。

月明今岁泣中秋，忆昨衔杯侍倚楼。琴酒承欢多少事，总为悲泪彻宵流。

这是天保九年（1838年）的中秋，五十二岁的细香缅怀此年七月八日去世的父亲所作。曾经的中秋佳节，家人团圆、琴酒承欢，忆起往昔举杯同饮、观赏明月的温馨场景，不由得悲从中来，彻夜流泪。这里的“酒”映衬出的是父亲在世时的“欢”，也是父亲离世后的“悲”。另外，《九月十三夜对月有感》一诗中，“同举觞人皆隔地，满庭蟾影独凄然”，也同样以月和酒烘托寂寥的心境：昔日的同饮者皆散落各地，自己独对庭中的月影，更感孤独凄怆。这一类与中秋、明月为主题的诗作，总体来说都围绕团圆或团圆不得抒发感叹，有些是与家人共度的场景，有些则是在中秋时节怀念天各一方的友人。

细香的诗作中，也有许多是描写醉酒的日常情景，情调较为闲适慵懒。例如《春日偶题》中描写宿醉的“朝醒半解睡醒初，双鬓鬅松未用梳”，又或是《午睡》中的“槐叶深深午影生，困眠匹似带余醒”，反过来以宿醉比喻午后昏昏沉沉的困意。与之类似的另一首《晚步》也是以酒作为比喻：“午热似中酒，晚凉如解醒”，巧妙地借酒醉与酒醒的状态来形容天气。《闲居初冬》的中间四句“小醉忘衣薄，新题任笔斜。风轩枫坠叶，雨砌菊残花”，也与上文提到的季节感相对应，详细地描绘了初冬风雨中，枫叶飘落、菊花凋零的场景，而“小醉”则更使眼前的景色多出几分寂寥与朦胧。

《岁晚偶作·其二》是细香较后期的诗作：“与梅相侣送残年，一片清香擦醉眠。但愧鬓边多白处，三更酒醒独凄然”，描写年末时节，梅花绽放，清香将人从醉眠中唤醒的情景。与高尚纯洁、凌然独开的梅花相比，鬓角的斑白实在令人自惭形秽，三更酒醒处，只能独自凄然。而晚年的《杂题六首·节一》虽然也是描写日常中醉酒的场面，“村醪微醉后，待月坐檐头。清影风凉快，良宵不必秋”，心境却与前诗大有不同，自有一份达观。

对于酒烘托氛围与心情的作用，其实在细香早期（文政三年）的一首诗作《偶作（依尝侍母兄病三岁不出户）》中便可以瞥见端倪：“闲斟新酿脸微醺，饮量近来添几分。欲偿三年行乐债，丹枫黄菊见殷勤。”

细香在诗题中写到，自己为侍奉母亲与兄弟（细香的妹夫）三年不曾出门。但关于这点，门玲子在诗后注道：“细香于文政二年九月上京并驻留半月，并非‘三岁不出户’，但因家中有病人，想必无法真正开怀”<sup>23)</sup>。无论如何，正如诗作后半所写，闲斟新酒、赏枫观菊，于自己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乐”。虽然常年不得出门，但一有机会，便要更加殷勤细致地观赏，仿佛是对此前错失良辰美景的一种补偿。

这种徜徉于自然中的行乐，在细香的其他作品中往往以郊游的形式出现，同时也反映出她的人际交游关系。例如《三月念二日邂逅砂川生于山阳先生宅时先生欲游岚山》中的“明日共为看花伴，欲陪吟杖醉溪头”，以及《三月念三游岚山有忆》中回忆十五年前在岚山与友人同饮同醉的场景：“十五年前同醉

23) 门玲子译注《江馬細香詩集〈湘夢遺稿〉（上）》，汲古书院，1994年，128页。

地，一溪犹作旧时声”。而在接下来两首诗例中，细香用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描写手法：“瓢酒甘于蜜，醉颜背斜日”（《己卯重阳陪山阳先生云华师游吉田山纪事》），“酡颜嫌个受残晖，故就花阴代绣帷”（《仲春晦日同梅逸画史观花于釜谿》），既写面庞因酒醉而泛红，同时又是被夕阳残照映红，人的情态与自然的变幻融为一体。后者更是聚焦在被风吹得四处零落的花瓣上，“风片飘飘无定处，扑人杯酒点人衣”，花瓣扑落在人们手里的酒中，又随意点缀在衣服之上，别有一番意趣。

借酒写交游，是细香与采苹的共通之处。在细香的诗作中，也有一部分是在席间留别或唱酬的题材。例如《神实父涩周平见访赋赠》一诗中，“无计留君尽此心，清杯一醉忽分襟”，以清酒一杯寄托留别之情。又如《京城秋游呈诸旧交二首·其一》中的“久别尊中酒，相逢鬓上霜……周旋同醉地，自异昔年场”，同样用到了“同醉地”这一表达。酒与醉，实则已经演化为将友情牢牢凝聚的象征，曾经觥筹交错、亲密交游的“同醉”之地，久而久之也变成了记忆中一个不可撼动的精神场域。

《京城秋游呈诸旧交二首·其二》中，有一个表达较为特殊：“昨醉连今醉，他乡即故乡。”可以试与细香的另一首诗作《名古屋客舍邂逅藤城山人》对照来看：“同酌怜今夕，他乡对故人。衰颜惊别久，浅醉觉情亲（下略）”，两首诗均用到了“他乡”一词。细香曾多次往返于故乡美浓和京都之间，和采苹四处游历的漂游无定相比，其实更像一条起点与终点都已确定的短途旅行。因此这类诗作中虽然也出现了与采苹类似的使用法，即强调自己虽身在“他乡”，却因身边故人的热情相待好似回到了“故乡”，以表达对友人的感念，但从情感的浓度与深度上而言，并没有流露出如采苹一般浓烈的羁旅之情。

## 2. 酒中的人生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与采苹不同，细香关于酒的诗作中几乎没有直接与文学挂钩的痕迹，如上所述，多半集中在对日常生活的闲情逸致、郊游行乐、酬唱交际和离愁别绪的描写上。然而，有一首《题自画墨竹十首·其十》描写她醉后乘兴挥笔画竹的情景：“兴来挥醉墨，瘦竹傍岩隈”，手中的毛笔随醉意肆意飞舞，逐渐勾勒出修长灵动的墨竹与崎岖的岩石。虽然是绘画而非诗歌，也没有如采苹“狂笔”一般的气势，在这一场景之中，酒同样是作为激发了创作欲望的要素而存在的。

与采苹相似，“酒”是细香的人际交往中常见的道具。然而细香自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即“酒如交友偏宜淡，诗似见山更爱奇”。这首《自述》写于她六十岁时，可以视为她回顾人生的一种概括。诗中将酒与诗并列，在人生态度上，细香追求的是淡泊，在与人的交往上，也秉承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庄子》山木篇）的理念，这一点应该说与采苹的“淡生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对于自己钟爱的文学艺术之道，则要像观赏山的奇险一般，追求精进与新奇。此诗后附有松阴（赖山阳的弟子后藤松阴）之评：“不意谢道韞亦作道学先生语。自非天地间一大闲人不能道此一句，况在女史出之可羨其占真闲

矣。”此处的“道学”非指儒教的道德之道，理解为老庄的道学之道则更为妥当。于诗于酒，都是“人世个中有闲乐”（同诗第七句），展现出细香晚年的心境。

除了以上所整理的诗例以外，细香与酒相关的诗作中还有一首非常有趣的《阿妹禁酒》：

佳妹有病癖，酒半为胚胎。为是沾唇好，恐似阿姐来。  
淡影绡帘月，清香绣窗梅。依心日日念同醉，依口不敢劝一杯。

历史上关于禁酒、戒酒的轶事不少，例如《世说新语·任诞》中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刘伶病酒》，描写刘伶面对妻子的好言相劝，答应戒酒后又出尔反尔的滑稽场面。在唐代，湖州司法参军陆蒙之妻、侍郎蒋凝之女蒋氏饮酒成疾，面对前来劝她戒酒的姐妹们，她以诗（《答诸姊妹戒饮》全唐诗所收）应答：“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

细香这首诗中的阿妹，是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柘植（1789~1880）。细香将妹妹的“病癖”归于酒，并说酒这个东西适量饮用为宜（“沾唇好”），而妹妹的酒癖严重，定是像极了我这个爱酒的姐姐吧！月光的清辉柔柔地洒在浅黄的帘子上，雕窗之畔的梅花散发出幽幽清香，这对于向往着“同醉”的细香而言，是一个多么适合姐妹欢谈畅饮的场面，但她却一心顾虑着妹妹，连开口劝上一杯也不敢。赖山阳评此诗为“友爱可想”，从这首禁酒诗中可以看出细香对于家人的怜爱与关怀，比起饮酒之乐，她更加顾惜妹妹的健康。

### 3. 不同于采苹的“满酌”

前一章中列举了数例采苹诗中“满酌”的诗例。细香晚年的诗作中也有两处“满酌”的用例，不仅与采苹诗中的情景大为不同，与她自身的其他诗作相比也显示出别样的豪迈气势。

憩留非敢弄风光，满酌生豪顾建康。不望芙蓉峰上雪，奋然先睨豆州洋。  
《次韵小寺翠雨萨埵岭作》

此诗并不是单纯的吟咏风光之作，在诗中，细香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萨埵岭”即静冈庵原郡兴津町以东的小山萨埵峠，被称为东海道绝景之一，曾出现在在歌川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中，既是古代交通要地，亦为足利尊氏与北条氏征战的古战场。“满酌”与“生豪”相连，在这里斟满酒杯，遥望建康（南京）。此处提及“建康”，实指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忍受屈辱同大英帝国签订下《南京条约》之事。

鸦片战争致使中国发生了“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而清朝的战败在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中也掀起了不小的风波。此时日本已进入德川末期，与中国同样面临着该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早在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汉学

者古贺侗庵便根据辗转流入日本的西方新闻报纸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在1841年写成《鴉片釀變記》，影响了大批日本幕府末期学者和志士；1843年，斋藤竹堂完成《鴉片始末》，首次对鸦片战争的原因和具体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日本知识界流传颇广；1847年，幕末大儒盐谷宕阴编撰《阿芙蓉彙聞》，并在序中指出清朝就是日本的前车之鉴。

秋月博物馆所藏的采苹自笔本中也录有《漫录》一文，以《的记述纪阿片烟之变（紀阿片煙之變）》<sup>24)</sup>为题，围绕鸦片战争展开长达十五六页，显示出其对于政治的关心。另有长诗《天草游中登高望西洋》（《采蘋詩集》未收）一首，痛斥“加之英夷暴，荼毒及三殇”。采苹的诗与细香的这首诗构想类似，也是在游历天草途中，登高远望西洋（中国大陆），回顾古老中国的历史，感叹曾经强大神圣的文明如今像落日西颓，又为鸦片战争的悲剧而发出“人生仅知字，慷慨忧难忘”的慨叹。

在细香的这首诗中，她身处古代战场，并无意观赏富士山（“芙蓉峰”）覆雪的美景，视线一直紧盯着曾驶来黑船的伊豆（“豆州”）海上，心中暗自警醒不可重蹈清国的覆辙。松阴在诗后评道：“能言知时务者之意气，闺秀亦是一个妇人城矣”，高度评价了细香的“知时务”，即拥有超出一般闺秀的眼界与气概，能清醒地把握时代变化的局势与潮流。

细香的另一首《呈拙堂先生》，也将“满酌”与“高谈”并称，展现出少有的豪气：“满酌倾文武，高谈判古今。”这虽是一首呈给斋藤拙堂<sup>25)</sup>的诗作，但可以看出，这里的“满酌”脱离了以往小范围社交圈内交游的语境，而与公众场域相联系，谈话内容上也展现了纵横古今的宽大格局，这一点与细香以往纤细娴静的诗风有着明显区别。

#### IV. 采苹的酒诗与李白

如前所述，在对汉诗传统的接受方面，先行研究已经论及李白对于原采苹的影响。然而李白好酒，以往的研究却并未从“酒”这一角度对采苹与李白诗歌的影响关系作出考察，因此，本文将在最后对此作一些简单补充。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嗜酒、豪饮，被后人称为诗仙，亦为酒仙。李白诗中的酒，堪称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独具特色。杜甫《醉中八仙歌》如此描绘李白：“李白一斗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自己也有许多诗句描写自己嗜酒的情形：“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内赠》）、“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杂歌谣辞·襄阳歌》）。一首《将进酒·君不见》更将他视酒如命、豪放不羁的饮酒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24) 文章开头中有“盖尹吉利諸蠻来鬻阿片之一項職爲乱階云今紀所聞如左”的记述。

25) 斋藤拙堂（1797～1865），幕末朱子学家。讳正谦，字有终，通称德藏。号拙堂、铁研。他还与赖山阳、大盐平八郎、渡边华山、吉田松阴等众多儒者、文人有往来。其博学多识闻名于世，尤以汉文闻名。

## 1. 花月酒

李白的许多诗作都与酒和月相关。月中有酒，酒中含月，酒为诗人助兴，诗人又借月以咏怀抒情。第 II 章所引的名作《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更创造出“花月酒”的范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在原采苹早期的作品中，有不少都符合这种“花月酒”的吟咏模式。例如以“春”字命名的系列诗作（共计十六首）中，《春月》的“姮娥粲如笑，娇舞酒觞前”、《春晓》的“月落书窗花影倾，春宵渐短有馀醒”均运用春花、月和酒的组合。不过这样的早期作品属于习作的范围，基本出于模仿，吟咏的对象基本是唐诗中的典型套语，缺乏新意和真实的人生体验，技巧上也显得稚拙。除此之外，《春夜饮花下》《春日偶咏》《惜花三首》《春夜饮分韵》《前有樽酒行》《春夜醉后歌》《花下醉歌》《拟春夜花下独酌》《将进酒》等诗作也基本属于此范围。

与采苹类似，细香也有部分作品同样运用了“花与酒”或“花月酒”的范式，并且是基于自身实际的生活经验。例如《己酉三月游京偶有此诗》中写道赏樱的情景：“一醉花底酒，强就旗亭赊”，借着醉态向酒店赊账，虽然略显夸张，但十分富有生活情趣。另外《奉寄铁心大夫兼赠研山中山两君》中的“花边满樽酒，月下一张琴”便是非常典型的“李白式饮酒”。铁心大夫即与细香交谊深厚的小原铁心，花、酒、月，两三好友，再加上一张琴，渲染出一个无比风雅宁静的文学世界。

## 2. “三杯”

如果说采苹的上述诗例还停留在早期对于文学表现的仿写与摹拟上，后期的一些诗作则反映出她对诗仙李白精神风度与酒精神的继承。最富代表性的例子是《寄题嗒斋》这首诗：

人间久梦百年中，何事纷纷辨异同。彼我相生小成道，是非亦识一无穷。  
醉乡别有称清圣，胜地聊堪正至公。醒者不知愚菟趣，三杯暗与自然通。

此处的“三杯”之语，很明显是受到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二》的影响：“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饮下三杯酒可通人世间的道理，饮下一斗酒便可和天地万物的自然浑而为一。我只管得到酒中的趣味，这妙趣不能向醒者相传！采苹在诗中并不是机械地引用李白的名句，而是在行旅中积累许多人生经验之后，展现出自我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将酒之趣味与道家的自然相提并论，与李白的思想产生了共鸣。这时候的作品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早期稚嫩的摹拟，而将李白的精神化入自己的诗中。

细香的诗作之中也时见“三杯”之语，例如《林间小酌》中：“静置清尊扫

绿苔，满林秋叶坠黄堆。酌来成趣何期醉，适意三杯又两杯”。以及《晚秋》中“临池课几字，饮酒期三杯。橘子迎霜熟，菊花后节开”。不过可以看出，细香所用的“三杯”并没有太多李白的风格，更多的是在特定季节的场景中吟咏自然，借酒以增添情趣。

以上简要考察了采苹和细香的酒诗对于李白饮酒诗的学习与接受。虽然采苹一般被认为是唐诗风格，而细香则是宋诗风，但在写酒的诗歌中，仍然可以看到她们不约而同地使用李白诗歌中的一些经典范式，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白对于江户诗坛乃至整个日本汉诗史的深远影响。

## V. 结论

本论文以原采苹、江马细香为例，围绕生活在江户时代后期的女性汉诗人以“酒”为题材的诗作，选取了“酒”、“醉”、“狂”等诗语进行考察，分析了两人酒诗的不同侧重点与特色，最后以酒为切入点，简要考察了李白对于她们的影响。在对酒的描写手法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揭示出她们的不同心境与文学特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两位女性诗人的诗作中，“酒”的意象带来了非日常的体验。酒在消解离愁别绪、在交际中增强友情和连带感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功用，也记载了她们生命独特的心路历程。酒所独有的激发人情感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女性诗人们具有了冲破现实羁绊的勇气与打破创作常规的创造力。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未能对同时代其他诗人关于酒的作品进行详细考察，今后将在别的文章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小谷喜久江《女性漢詩人原采蘋 詩と生涯——孝と自我の狭間で》，笠間書院，2017年  
 春山育次郎著、徳田武増訂《増訂 原采蘋伝》，コブレス，2013年  
 沓掛良彦《壺中天醉歩》，大修館，2002年  
 福島理子《江戸漢詩選〈3〉女流》，岩波書店，1995年  
 門玲子译注《江馬細香詩集〈湘夢遺稿〉》，汲古書院，1994年  
 富士川英郎《江戸後期の詩人たち》，筑摩書房，1973年  
 关仪一郎编《采蘋詩集》（《日本儒林叢書》卷十三，東洋圖書刊行會昭和二年一十三年刊  
 复制）  
 八木章好《「楚狂」と「狂夫」：李白と杜甫の「狂」について》，《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  
 2008年  
 胡晓真《酗酒、疯癫与独身——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极端女性人物》《中国文哲研究集  
 刊》28期，2006年  
 舒红霞《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唐都学刊》第20卷第3期，2004年5月  
 李裴《文学与酒文化——〈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饮酒艺术表现及文化哲学含  
 蕴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